

几个渔舟依海港，两三灶户傍盐田。来到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望楼港社区的望楼港，一幅海港风景画便映入眼帘。

一艘艘船只错落停靠岸边，不远处，长方形的白色水产养殖筐没入水中，只露出浅浅的一头。沿着岸边的小道行走，不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、各个品种的鱼虾，在阳光的沐浴下，露出诱人的色泽。村民们的水产养殖棚就坐落在道路的另一旁，里面是被称为“水中玫瑰”的东星斑。

望楼港不仅是自然水产资源富饶的天然热带渔场，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，更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，其历史不可谓不漫长。时光回溯到五六百年前，望楼港一片繁忙景象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国际性港口。

五六百年前的海外贸易港口 千帆过尽一望楼

■ 本报记者 余佳琪 王迎春



望楼港停泊的渔船。

“望楼”因何得名？

望楼，在古时用作战争中的观敌瞭哨；也可以是观望景色的建筑物——繁华朱翠尽东流，唯有望楼对明月。

“望楼”因何得名？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林芳华是乐东历史研究的爱好者，他对望楼港名字由来进行了梳理——

楼阁说。望楼先住民为守望田园和躲避野兽侵扰，他们就取材，在田园乡间自行搭建简易楼阁，日久得名“望楼”。但这一说被质疑是望文生义，非孤例；

因置人得名。望楼港系古代贡港，至少于明初至明中期已存在。宋元时期，望楼濒海处或已有置人居住，古老的望楼里或因置人得名；

黎语音译说。崖州黎地有一“望老村”，“望老”作为黎语，或许与水、江河有关。“楼”系“老”之谐音，疑“望楼”为黎语音译；

看流说。望楼港作为出海口，通航条件及渔汛捕捞多观察潮汐涨退和海潮高低测定，意为“看流”。“看流”是客家语，为“看潮”之意。而海南话中，“流”和“楼”同音，“看”意为“望”，有人干脆取名“望楼”。

而望楼港位于望楼河入海处东侧，北距乐罗村2公里，因地处望楼河岸，与望楼村（现今为望楼港社区）毗邻，面临海港，故名望楼港。

望楼港亦名榕村港。《光绪崖州志》记载：莺歌海湾东七十里至望楼港，亦名榕村港，潮满水深八九尺，可泊大船十余。港口西南十里有沙一道，离岸三十里。

无论是何种说法，望楼港其名之由来及灭亡，皆因自然的变迁和人类的活动影响。

贡船寄泊栖息地

“望楼港，在州西八十里。水自抱里村岭下，流经望楼村入海。番国贡船泊此。”据明代《琼台志》记载，望楼港是外国贡船寄泊栖息和补给之地，是诸番贡舶去往大陆的中转站。

虽只有寥寥几句记载，但后人依旧能从中体味出望楼港地位之重，有着停泊功能与商业贸易功能。

明朝前中期，国家对外实行朝贡贸易，即海外国家来中国做生意，需要以朝贡的形式，派遣使者携带商品进入中国朝贡，明朝政府收下贡品后，再通过赏赐的形式完成交易。在海禁严厉的时候，这种贸易形式几乎成为了明朝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。

自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起，郑和下西洋，朝贡国成员与朝贡次数迅速增加。永乐帝重视四夷来朝，赏赐丰厚。重利之下，各国都很积极。朝廷指定望楼港是诸番国贡船入国首泊港，在此报到、认证与补给，等待命令北上见驾。只有占城一国，另定首泊于三亚亚潭港。

作为外国贡船首泊港的望楼港，其场面之繁华热络，后人难以想象。贡船满载各国珍物，巨额财富常年聚集。为此，朝廷便派护卫常驻在此。据《琼台志》记载“凡番贡多经琼州，必遣官辅护”，视对象不同“各遣指挥、千百户、镇抚护送至京”，首先是从望楼港护航至省城港，其重要性与地位可想而知。

“番国贡船泊此”，大大加强华夏与东南亚乃至西亚的联系，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奇珍异宝，还带来了多元文化与商业的繁荣，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斗转星移，王朝更替。随着清朝海禁政策的实行，望楼港百年涉外历史最终落幕，后人只能从史书上想象它曾经的熠熠生辉。

沧桑古渡向新行

据《莺歌海志》记载，清光绪年间（公元1865年），莺歌海渔民徐定国带领几户捕鱼人家迁移到望楼港谋生。当时，望楼港是崖州吞吐与集散岛内外物资的重要海港之一，当地渔民既能经营海上运输业，又方便海产品销售，生活收入可观。后来，莺歌海才有了10多个姓氏迁居望楼港，1900年代形成了以搭建茅草房屋居住为主的渔业村落。

“听家里的长辈说，我们以前经历过两次迁徙，第一次是从莺歌海迁徙到现在的望楼河对岸。然而当年因为洪水，我们又从那里迁徙到了现在的望楼港社区。”望楼港社区副主任何贤国指着利国镇地图娓娓道来。

每一次迁徙，只为离海更近。毗邻望楼港，望楼港社区80%的劳动力以捕鱼为生，这是自古以来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。

“望楼港汇聚着望楼河与大海，是淡水与海水的交界处，有着丰富的微生物资源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这里的鱼肉鲜美，口感极好。”望楼港社区副书记柯维龙说，我们打来的鱼有马鲛鱼、鱿鱼、小银鱼、魔鬼鱼等，品种繁多，很受欢迎。

望楼港的水位视大海的潮汐而定，涨潮时渔船出入港湾，退潮时这里又如一个静谧的河沟，停放着三三两两的渔船。

然而，随着望楼港口河道长期泥沙堆积，造成港口过水断面变小，渔船无法正常出海捕捞。与此同时，长期的过度捕捞一度致使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，不仅使得渔获量锐减，渔民收入每况愈下，也让海洋生物栖息地退化。

乐东地处北纬28度，适于石斑鱼繁育、生长，主要特点是出苗早，成活率高，养殖成品的周期比别的地方短，养殖户收入也更加可观。如今，望楼港社区有500户以上的家庭从事东星斑、珍珠斑等石斑鱼的养殖。

“季季养殖丰收，年年财星高照”。这是不少望楼港社区养殖户家门口所贴的对联，也是他们朴素且真挚的希望。

站在望楼港的灯塔下，海风轻拂海面，斑驳的渔船微微摆动。百年前，也曾有一艘艘渔船停靠于此，它们来自四海八方，为这片土地带来过新生与繁荣。鉴古而知今，彰往而察来。而今，渔民们积极变革、谋求转型，让望楼港的历史和文脉得到了延续。

古港新姿

渔家画卷 诗意生活

■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余佳琪

透过车窗，瞧着渔港的潮滩向海面延伸，风光随车流动，驶下望楼河大桥后，便到了望楼港社区。

蓝色海浪纹底，点缀着几只铅笔小鱼，望楼港社区居委会的门牌自带一番海浪风情。门前，浓郁的三角梅绽满枝头，另一旁的紫绣球则显得淡雅许多。走进其中，几栋房屋的墙体绘着斑斓的“海底世界”，斑驳的树影洒在上面，海洋生物们仿佛真在游动。

屋后即是开阔的临海之景，望楼港是避风避浪的良港，滩涂环抱出一片港湾。渔港内除了停靠着大大小小的渔船，还有许多养殖石斑鱼的网箱漂浮在水面上，天气晴好的时候，水光潋滟。

从石梯下去，行道可沿湾漫步，两侧都栽种了蔽日的椰子树，不少途经此处的游客都会在岸边的凉亭休憩，静静地欣赏港口风光。原以为三角梅是装点门面所栽，却常能在沿湾和社区里遇见，延伸出的那一抹嫣红会成为眼前画面的前景，似是渔村生活里的别致意趣，祈愿生活似花一般红火。港湾对面的连片绿林延伸如屏障，林子的另一面就是大海。

鼻尖漾起鲜咸的味道，在望楼港社区，晒鱼随处可见。向前走，便看到两位妇女正在翻弄处理海鲜，她们用盐涂抹在鱼上，腌上一个钟头，再晒上至少两天。另一边，白姑鱼、铁甲鱼、鱿鱼等七八种鱼类排列整齐地摊在架子上，色泽鲜亮，当季富足的小银鱼在阳光下闪耀着银光，随着自然风干和晾晒带走水分。还有妇女用成山的小虾米制作起美味的虾酱，赚取生活费。

走到行道尽头，能看见港口的灯塔。渔民们会根据潮汐决定出海作业的时间，沿岸停靠着几艘早晨刚出海归来的渔船。

卸下渔获交给收购的老板后，渔民冯忠勇一家三口边聊天边相互配合收网。总长约3公里的网由50多张渔网绑成。他们笑着说，如果是在海里打渔，光拉上来就要两个小时。待到午夜，一家人又将开始新一轮的“航行”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每年开海时，渔民们还会祭拜海龙王，鸣放鞭炮，祈求渔获满仓，出海平安。

不知不觉到了中午饭点，正巧遇上社区里一户人家新居落成入宅，主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宴席。新宅院落里，亲朋好友围坐几桌，在热气腾腾的菜肴里分享喜悦。除了鸡鸭羊等必备“硬菜”，渔家餐桌自然少不了海鲜，鱿鱼和虾能吃到原汁原味的海味，我们大快朵颐起来。

新宅的主人陈秋吉是名“90后”，眼前这栋崭新的三层小洋楼算得上是一栋“养殖楼”。陈秋吉的父亲是当地最早一批开始养殖石斑鱼的人，当年靠着收入在村里率先买上了彩色电视机，乡亲都爱聚在陈家一同观看。养鱼和打渔学问大不同，毕业返乡后的陈秋吉也跟随父亲做起养殖，聊起“养殖经”头头是道，一家人靠双手盖起新居，买下小车。社区里像陈秋吉一样的养殖户不少，以珍珠斑品种为主。

社区里，许多房子都一户挨着一户，有些修得气派，有些保留着朴实风貌。有一排老房子独具特色，多个木制船桨悬挂在外墙上，配上有些斑驳的墙面，定格下靠海吃海的岁月。晒鱼也成了这里的一番景致，房前屋后都有晾晒的鱼干，茶余饭后的人们，敞开门户，边闲聊边晒鱼，趁着风和日丽，把食物交给暖阳和时光。

望楼港社区周边有凉亭供居民歇息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望楼港社区提供

一蓝海文韵

文学「海军」扬帆远航

■ 叶娟梅

海洋如此浩瀚，孕育着无数的生命与辉煌的文明，曾经，海洋是神秘的，受限于技术，人们只能“望洋兴叹”，而如今，在科学的助力下，我们从未与海洋如此接近，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也从未如此紧密。时代向人们提出了“关心海洋、认识海洋、经略海洋”的海洋强国要求，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，文学中的海洋也在时代的呼召下激荡起更加澎湃的波涛。

海南，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洋面积，与海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，海南的作家们也纷纷用自己的一支笔书写着属于中国的海洋故事，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海洋大国、海洋强国的精神风貌与形象。

承载厚重历史的“祖宗海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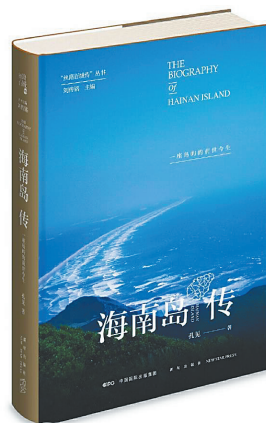
海洋不仅是一道风景，更是先祖们留给人们的宝藏，在海南，人们亲切地将大海称作“祖宗海”。

诗人乐冰对“祖宗海”情有独钟。乐冰熟悉琼海潭门，也有很多渔民朋友，而这些人祖祖辈辈都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，《更路簿》是他们的导航仪，“耕海牧鱼”则是他们生活的写照。乐冰与他们聊天、听他们讲那些古老的传说与故事，于是，心中的诗意也随着海潮涨了起来，“你是南海养大的汉子/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”“我的祖先日日夜夜在南海耕耘/就像我家门后/一亩三分田了如指掌”（《南海，我的祖宗海》）。不管你的故乡是何处，一旦读了这些诗句，想必也都会有乐冰一样的感动，南海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“祖宗海”。

《海南岛传》是一部海洋文学的巨著，作者孔见将文学书写与历史考证相结合，认真思考着海南的历史与文化。《海南岛传》写海洋，也写陆地，但是书名中的一个“岛”字便点出了孔见的见地，在一座海中之岛上，山海本就是一体的。孔见称《海南岛传》要“将海南岛当作人类生活特殊的现场，来见证、诠释人的命运及其对命运的承担，以及在承担中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丰富与深邃”，从这部著作出版后的反响来看，作者的愿景显然早已达成。《海南岛传》是“丝路百城传”丛书中的一部，海南也是古老“丝路”中的重要一环，孔见写这座海岛的前世今生，也眺望着未来。

意味深长的多面海洋

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，人们从海洋中发现的精神资源越来越丰富，也越来越复杂，作家们不断将自己对世界的感悟与海洋结合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学创作景观。



《海南岛传》，孔见著。资料图

近年来，林森佳作频出，从《海里岸上》《唯水年轻》到《岛》，再到《心海图》，林森对海洋的情感越来越厚重。在书写海洋时，林森特别关注的是“岛”，而一座座悬浮于海上的岛屿正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写照；林森笔下的“岛”看似独立，却往往通过某种方式有着更为根源性的联系，而这正显示了他对人与人、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。海洋是背景，更是一种哲学。

儿童作家邓西则在海洋中放置了有关童年的记忆和怀念，在《鲸歌岛的夏天》中，海洋的神奇和包容使来自陆地的孩子心动不已。邓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：大海能疗愈人类的一切创伤，但是大海的创伤又如何去疗愈呢？邓西写儿童文学，却始终关心着人类活动下海洋的命运，这也使她的作品有纯美更有深度。

海洋，是许多海南作家创作的起点，也是他们精神上永远的家园；同时，作家们的创作也使这片海洋更有文化、有性格，这文化正是中国文化，这性格正是中国性格。

乘着时代的风，一支文学“海军”已经从自贸港扬帆，正在远航。

